



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 高校家庭困难学生 评定不能当众“比穷”

本报讯（记者周有强）针对近日一些媒体报道的有地方学校评定助学金时让学生当众“比穷”的情况，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保护受助学生尊严”。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指出，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依据其家庭经济状况，不能加入其他非经济因素，坚决杜绝将“助学金”变成“奖学金”或用“助学金”代替“奖学金”的行为。

通知提出，要保护受助学生尊严。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的内容，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评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宣传学生励志典型时，涉及到受助学生的任何事项，都应征求学生本人的同意；采用隐性的方式，避免大张旗鼓发放款式相同、规格统一的资助物品，把困难学生与非困难学生割裂区分开。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根据各地指导标准，结合学校所在城市物价水平、高校收费水平、学生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和资助档次，对多年前制定、现已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认定办法和条款，要尽快予以修订。在分配资金和名额时，要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统筹考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经济困难程度等因素，并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做到“四公开”，所有资助项目要公开，所有申请条件要公开，所有评审过程要公开，所有资助结果要公开。

青岛推进全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通讯员匡润金）日前，《青岛市“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正式印发。《规划》提出了“一个目标”和“六大任务”等具体要求。其中着力实施全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性发展等亮点。

“一个目标”指的是到2020年，实现高水平、有特色的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形成区域性优势明显的人力资源集聚高地，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六大任务”指的是立德树人，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和综合素质发展；公平优质，全面提高基础教育办学育人水平；关怀个体，帮助有特殊需要学生更好的发展；融会贯通，构建高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能力，促进高等教育与校地融合创新发展；全民学习，构建灵活开放的城市终身教育体系。

《规划》明确提出，着力实施全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教师重点支持项目等，实现市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学校建设标准、教师队伍配置标准、教育装备配备标准、教师收入标准的“五统一”。到2020年，规划新建、改扩建学前教育设施500余所，以农村学前教育设施建设为重点，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性发展；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设施400余所，普通高中25所，解决“乡村弱、城镇挤”的问题；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针对性扶持，开展城乡对口帮扶、一体化办学、校长教师轮岗交流、利用信息技术共享优质资源等方式，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提升乡村教育质量。

装点车厢 喜庆回乡



春运期间，81名滨州市第一中学青海民族班的学生乘坐Z105次列车返乡，列车工作人员与同学们共同装饰着车厢，为旅途增添了节日的氛围。

张明华 摄

这是个饱含苦心的公益项目，它企盼用有组织的服务，来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上的缺憾——

当留守儿童有了“童伴妈妈”

本报记者 杨学义

“妈妈，我天天都在盼着你回来！”
“爸爸妈妈，快回来看看我吧！好想你们啊！”
……

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落卜镇红星村的一间教室内，小学教师张新民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让他们匿名写下愿望，贴在了一面名为“心语心愿”的墙上。

“只要写上去，愿望就会实现。”张新民安慰着孩子们，心里却暗潮涌动，久久不能平息。

四川是我国农民工输出最多的省份之一，常年外出务工人员2400万左右。据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902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其中四川的留守儿童达70万以上。

2015年10月起，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公益研究院、共青团四川省委，共同发起“童伴计划”的试点项目，计划用3年时间在四川10个县的100个村，每个村选聘一名“童伴妈妈”。这是个饱含苦心的公益项目，它企盼用有组织的服务，来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上的缺憾，守护他们的安全 and 健康。

张新民就是这100名“童伴妈妈”的一员。她让孩子们在村中的“童伴之家”写下了自己的愿望，“本来想通过这种方式摸清孩子的心理状态，但孩子们的话远远超过了我的预计，他们太需要我们的关心了。”

“我妈妈不在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妈妈”

苗苗是张新民邻居家孩子，学习成绩优异、性格开朗，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女孩。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1月17日，她蹦蹦跳跳地推开张新民的家门，“张妈妈！我的爸爸妈妈回来了！”这天是苗苗的父母回乡过年的第一天，也是苗苗最兴奋的一天。

张新民对去年春节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2016年的元宵节刚过，苗苗的父母又要动身前往西安务工，行李却找不到了。

全家人默契十足。苗苗的外公外婆沉默着，苗苗低着头。苗苗的父母则悄悄地找起了行李。不一会儿，行李找到了。苗苗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用力拽着行李，重复着每年都类似的几句话：“爸爸、妈妈，你们不要走啊！”“妈妈，你陪我上学吧！”

笑声中开始，哭泣中结束。每年春节，苗苗一家都是如此。张新民和苗苗住得最近，能关照的自然多些。“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姑娘，期末考试数学考了95分，语文93.5分。”在张新民背出的10多个孩子的成绩中，苗苗的是最高的。

张新民说，每次她给自己的孩子买零食的时候，都会给苗苗也带上一些。而一旦哪种零食，她的妈妈也给她买过，她就特别兴奋，“张妈妈，你和我妈妈一样，真希望她也在我身边……”

艺考生 春节不回家

艺考生 春节不回家

在北京东六环外，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艺考培训班。春节期间，一家培训机构的上百名考生都将在北京过节。“千山万水跨过家乡联考必过”，这是联考前教室挂出的横幅，为的就是激励考生。

朱子莹 摄/视觉中国



让幼儿园娃娃走出寒假补课班

兰海燕

“第一轮所有班级名额已经报满，第二轮也已经去了大半，要报名得抓紧。”上海市徐汇区一家培训机构的迎宾员这样介绍。据《文汇报》报道，中小学生的寒假尚未开始时，校外奥数、英语、作文等补课班已经抢跑，来补习的也从中小學生延伸到了幼儿园娃娃。

“不想放假，放假后从早到晚都在上课，晚上回来还有做不完的题，还不如在学校里，至少还有体育、画画课。”在每个培训点，几乎都能听到孩子们这样的抱怨。而上述这一个培训点，寒假就要“攫取800个小學生的假期快乐”。

同样被攫取了春节快乐的，还有焦虑和无奈的家长。“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像一句魔咒，把家长们的焦虑无限放大，甚至像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反过来帮助培训机构进一步“绑架”自己

有了“童伴妈妈”，苗苗的心事没有之前重了。“之前，一提到自己的妈妈，苗苗就掉眼泪。”张新民说，妈妈，是苗苗平时最不能触碰的“泪腺”，而“童伴妈妈”让苗苗有了暂时的依靠，忘记了痛苦。

有一次，在“童伴之家”的课程中，苗苗玩得非常开心。兴奋之中，当着同学的面，大声冲张新民喊了一句：“张老师，我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妈妈。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你就不是我的妈妈了。”

全班哄堂大笑。张新民也笑了。这对她的职业来说，是最大的肯定。

只要有人告诉她， 她就一定能行

一年前，“童伴妈妈”何群与在浙江做生意的丈夫告别，回到了他们的村子——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榕山镇高庙子村，照顾年仅4岁的孩子。

何群做这份工作的初衷，是方便照顾自己的孩子，而真正成了一名“童伴妈妈”后，她又感到庆幸，“这是一份做好事、能上瘾的工作！”

工作不久，何群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名小女孩跑来诉苦，“何妈妈，我的压岁钱被偷了！”

这名小女孩说，几百元压岁钱不翼而飞的前一天，邻居家的孩子花花恰好到她家做客。她试探性地问过花花。花花大怒，不再理她。

何群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对花花进行家访。原来，花花的父母已经离家务工1年多，花花一直被寄养在伯母家里，“这个孩子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因为超生，家里被罚了很多钱，也因此欠下很多债”。

为了还债，花花的父母不得不带着小儿子到新疆打工。“她的伯母有个孙女，经常对花花指手画

脚，伯母对她也有防备心理。”时间久了，花花变得非常压抑，开始和村里的“小青年”厮混。

在了解了花花的经历后，何群不胜唏嘘。“这不是她的错，这孩子很可怜。”

何群找到花花，提到了压岁钱的事情。花花低头沉默。何群并没有着急，而是给她讲了课本上“列宁打碎花瓶”的故事，告诉她要勇于承认错误，“你说出来，我们一样继续关心你。”

“哇”的一声，花花哭得很伤心。“何妈妈，我感觉妈妈不要我了。我好孤单，没有亲人。”何群抱着她，任她发泄情绪。

之后，何群便与花花保持着密切沟通。她发现，花花是一个很爱美的姑娘，便问她：“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想当明星！”

何群鼓励她：“当明星没什么不可以。但你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从这里走出去！”

现在，花花已经到镇上念初中，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成绩还处在中游水平，却是最刻苦的一个，“只要有人告诉她该怎么做，她就一定能行！”

儿童不再留守， 妈妈不再“童伴”

在一次“童伴之家”的课程中，何群组织孩子们画一幅全家福。不少孩子都交上了令人称羡的“作品”。一名小男孩却小声问何群：“我可以画自己和爷爷吗？”何群笑着说：“当然可以。”

这名小男孩叫壮壮，这件事后，何群开始重点留意他。原来，壮壮出生不久，父母便离异。后来，还很年轻的母亲回到贵州老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受打击严重，精神抑郁，离家出走，已被登记为“失踪人口”。

壮壮和爷爷生活在村中的危房里。除了爷爷，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何妈妈”。第一次家访的时候，“我问他有妈妈吗？他说没有。问他有爸爸吗？他说没有。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细心的何群开始观察壮壮的生活，逐渐发现他的小伙伴一同玩耍的时候，并无防备，反而很活泼，但一接触成年人，就变得沉默。一次，一名爱心人士来到村里的小学捐献，壮壮作为受捐人被校长叫到办公室，“你去那间教室里面等一等”。当校长、何群和爱心人士来到教室后发现，壮壮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的中央，“我第一感觉还以为他犯错误了，像罚站一样。”这一幕让何群很是心酸。

后来，当“童伴之家”开课时，何群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壮壮。“每次做‘击鼓传花’游戏，我都会故意让红花落在他手里，让他表演节目。”渐渐地，壮壮开始当众表达自己。

“由于要开导他，必须和他聊天，但又不知道该聊什么。”何群担心聊家庭会伤害到壮壮的自尊心，便开始和他聊动画片。

“你喜欢什么动画片？”“铠甲勇士，他们有神奇的力量！”

“如果你有神奇的力量，想干什么？”“我想让家里的房子变得好一些，让爷爷生活得幸福一点。”如今，壮壮开朗了许多。在何群的一次家访中，他还提前跑到路上等她。“后来才在知道，那条巷子里的狗多，壮壮提前过去陪我一起走。”何群说，壮壮这个小小举动让她感动了很久，“我知道他在改变，也知道我终于走进了他的内心。”

尽管何群觉得成为一名“童伴妈妈”，是她这一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但她依旧希望，能有这样的一天：儿童不再留守，妈妈不再“童伴”。

（为保护当事人，未成年儿童均为化名）

青海：国家免费师范生“抢手”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月薪6000元以上，分配周转房一套，寒暑假报销往返交通费、就业岗位均在州直属四所高级中学”“专业不限，给安家费2万元，解决住房……”日前，青海省国家免费师范生招聘会在省教育厅举行，全省各市(州)教育局、部分县教育局和高中学校齐聚招聘会现场“抢人才”，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等地区教育局开出了优厚待遇，来吸引免费师范毕业生。

青海国家免费师范生招生工作自2007年开始实施。“每年全省各地报上来的要人计划均高达700多人(含小学、小学、初中、高中、特殊教育)，但每年回省就业的毕业生仅200人左右，所以我省的国家免费师范生资源非常宝贵。”青海省学生工作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普权说，今年回青海就业的国家免费师范

生共182名，比去年有所减少，跟2011年比，少了约60人。其中，特殊教育1名、学前教育3名，将被安排到相应岗位工作，其余的178名将按“基层优先、高中优先、海东比西宁优先”原则到各地高中学校就业，将尽力引导免费师范生到边远基层学校就业，以促进全省教育均衡发展。

据介绍，受就业观念影响，绝大多数免费师范生都比较向往中心城市，即首选西宁市区、再周边、再海东、再环湖、再三江源……而从政策上对边远、艰苦地区予以倾斜，青海每年都在最大限度压缩西宁市、海东市的计划名额，同时放开6州的计划名额，即对6州的招聘计划不予限制。此外，青海正在向教育部申请，力争使青海国家免费师范生名额每年达到300人。

一些家长甚至关注了两三百个微信群、QQ群。“占坑”培训、饥饿营销、“民办牛校”动态，各种政府政策之下的最新“对策”……电脑、手机上的各种滴答声，无时不在敲打着家长们的心。

“教育绝对不能被逐利的资本绑架。”在上海市今年的两会上，市委书记韩正坦承“监管是有漏洞的”，提出“上海的教育培训市场一定要净化，一定要依法展开整顿”，形成减负长效机制保护网。

教育的一切都是为了受教育者。在实现教育资源均衡、追逐教育公平的漫漫长路上，有关部门的步伐需要再快一点、办法需要再多一点，家长们也需要学会放下心中的焦虑，共同编织出一张“减负长效机制保护网”，让孩子们内心的阳光更多一点。唯此，家长和社会才能把学生从题海中打捞出来，帮助学生们在假期中追逐自己的兴趣，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而那些“挂着羊头”的培训机构，才会“遂无问津者”。